

史懷

			九	漢
			二	書
			九	門
			一	
五	九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九		漢
七	三		書
函	二	九	
	四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91
冊數	5 (4)
函號	297 181

十三之十七

共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I: Kodak



宗

史懷卷十三

淺草文庫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 鉞聖錫父

真南陶珉穉圭父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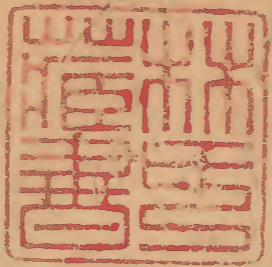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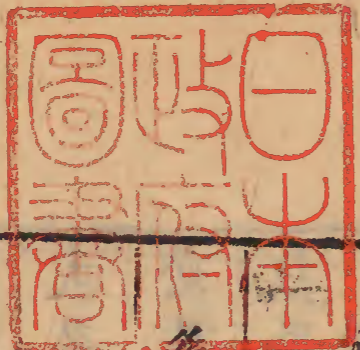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全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高祖以不治產舉大事。而光武以勤於稼穡中興。帝。王。訖。迹。顯。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効。高。祖。所。為。則。庸。矣。他。日。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眾。反。恐。匿。不。信。見。



光武絳衣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衆乃安。則光武之所以定衆志者在此。而不在彼。所謂善藏其用也。

大敵壓境。且至臨城。而可以閉城自守者。度我雖不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卽勝而可以不至於亡也。昆陽之役。莽以百萬之師圍城。城中唯有八九千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勝而不得不救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非必以閉城自守爲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於此。悉發諸營兵。

自將俱進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所謂禽之制在氣也。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勝衆及營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衆與逸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勞必勝。一不勝則亡。救亡而得勝者。昆陽之戰是也。其勢然也。昆陽之圍。諸將見莽兵盛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

又不能不與共功

語最得用
兵之要從
來鳥合皆
兵顧譙伏
何如耳必
得良平之
智布越之
勇而後用
之却從何
處得來所
謂善用兵
正善于調
伏此一輩
庸人而其
厥功也

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一笑。人強作不得。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昔日諾。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憂迫而用之也。及出城收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珠萬倍。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眾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最是此一輩庸人。難於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共功。了此思過半矣。然不能調伏庸人。亦何須豪傑為邪。

豪傑帝王
天關目原
要做與庸
人看

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諸部之言也。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賊之言也。無此不能取天下。豪傑帝王。大關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

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泥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此豈有成筭乎。不過惶急中迫出此段權畧。圓捷如此耳。窮則至變。善變者只須一轉。至滹泥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矣。復遣王霸往視之。何益。帝亦知霸有權略。正欲霸言冰堅以固衆心。應變之道。不得

河水即不
合轉一機
定別有一
機應之兵
家權變之
妙所以為

貴若計無
所之便倉
惶失色軍
心一死雖
冰堅亦不
能渡矣

不出於此。卽徐還坐。請邯鄲將軍入之意。霸還果言冰堅。蓋已默會帝意。非有所再計而詭言之也。觀霸擊蘇茂。賊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再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自是定衆應變之才。光武之遣視河水。蓋選擇而使之也。諸母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真柔耳。二語合得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遵養妙用。被兒女子拈出。今人則直以款曲為柔矣。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大悟人轉語也。看得柔字深用得。

柔字妙。

中元元年。以呂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廟。而用薄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呂后罪惡。誰想二百年後。有此一番舉動。雖行之在漢子孫。不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於武則天也。於是乎失刑矣。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光武以中興難祖。有廢后一事。不可為訓。寵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為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

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宰相。可惜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却不出此。凡世間大度量人。即大權術人也。

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畧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經術中來。而鄧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着着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貪擅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久於權勢者也。譬之善宦大臣。不

后之權恐亦不減宰相

后德至此
大則然而
深則吾不
知之矣

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舍節弄孫和
熹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深原委故自不同
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

光武於盆子樊崇之降。謂曰。諸卿大為無道。然猶有
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
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
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語出光武。
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作賊亦自有

減得一分
惡終有一
分便宜若
因其惡而

善惡之則
惟有死而

令終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

王郎 王闕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稍可觀。其稱詞舉事影響頗
能動衆。由其始卜相小有辯智。足以為患。郎不得與
更始盆子一例。恩全亦以此耳。

王闕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
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闕屢諫忤旨。哀
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
外恇懼。闕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闕。舉手

此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王閔亦是有膽識人。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范曄以更始盆子輩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閔與王郎彭寵輩同傳。徒以其爲王莽族屬。漫然擠之叛逆之列。真無識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

方望勸隗囂勿歸更始。亦是右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遠甚。囂起手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出望計。望去後着着亂矣。

囂不聽方望之言。輕於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於敗。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囂自以與公孫述敵國。耻爲所臣。曾斬其使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於述乎。蓋以帝審其

以光武而
酒以明察
雖去漢
則大反可
易言哉

史懷
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為也。故善收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齊武王頌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昆陽之功。而內有其兄之痛。時地甚難。然伯升才志識量。居然帝王。德既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叔固真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為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言亦不得不出於此也。

伯升雖未
得志自是
英雄

諸將議立劉氏豪傑咸歸伯升。諸將利更始懦弱。先立之。乃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赤眉聞南陽立宗室。恐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字字老成。步步詳妥。其言出於公卒。皆如其言。而其迹似阻更始之立。以自為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宰登城。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聞更始立。大怒。此兩人所為。正益速伯升之死耳。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平林之將皆庸人。而上江之將乃王常也。勝負在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解去。伯升聞下江兵在宜秋。即與光武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常大悟歸漢。看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興緊着也。

李王鄧來列傳 李通 來歙 歙孫歷

天命既在 八力何為 安得貪天 之功而取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人。真知天命所在。前不顧滅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榮。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伯之

滅族之禍 范少伯恐 不為此

流亞也。詎可以勲名盡之。

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為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囂降漢。囂許而中變。則質責之。囂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歸蜀。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囂而囂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於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歎。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亦雖在身。不能勒

前論聞所
不聞

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蓋
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為元氣。兵戈在身如刺
空虛。膽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強作
邪。
廢太子為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
太子無過。此時非有畏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衆心衆
力爭之。期於必得。不苟為塞責耳。其後衆各引去。而
歷獨守關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鄧寇列傳

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恩不盡。况佐命功
臣乎。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
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禹見光武。願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中。典是何等大
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今人
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光武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
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遣西入關。此取天下
要緊關目。着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

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遽為我有。而人亦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蕭何一流人。不當於戰守勝敗中求之。

以夷攻夷
總題目耳
其中或誘
或間或激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輒恃之。馬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以紆失信。激畔諸羌。先是小月支每

武選變法
其多非可
執一而論
善用者看
破一着又
是一着愈
出愈奇故
自有得力
處也

與羌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訓禁護。故令不得戰。大開恩信。悉內羣胡妻子。諸胡即解去。且言曰。漢家常欲闢我曹。觀此。則以夷攻夷。伎倆已被諸胡看破。何可再用。而常恃也。故訓又以誠得之。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賞賂諸羌。使相召誘。其後任尚等。夜為羌所攻。義從諸胡。并力破之。此乃真以夷攻夷。着落得力處也。

用鄧禹西入關。得一意。山東。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意。洛陽拒朱鮪。皆緊着也。漢用恂與恂之自處。步步暗

合蕭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馮岑賈列傳 馮異

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於敗異與禹俱敗禹實為之罪不在異也既敗而卒以勝其實為之功不在禹也即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禹所以為中興元勳者在明於取天下大勢與知人不在戰之勝敗也上之勞異也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電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數語功罪井井然褒賞中有駕馭將將之妙如此

吳蓋陳臧列傳 吳漢

更始遣謝躬攻王郎既不能下及光武至躬裨將不相承稟光武深忌而外慰安之殺機深矣然其意在并躬眾而有之卒以譎殺躬始終負之吳漢手殺躬其眾果悉降漢不足責光武何如主哉乃知秦以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者難矣

以智力取天下安敢望此

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己出往往於扼要處間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為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駕馭驅策之道隱然

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尚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郟圍休。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歆。又擊鄧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

高祖不及
光武處正
是高祖過
下光武處
看得絕妙

草創英雄
好動不好
靜治天下
如保赤子
撫寒惜饑
自不耐煩
况虎爭龍
戰精神不

人情所親信為誰。曰。護軍黃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常觀高帝刻印銷印等事。若曾中憤憤悶悶。然絕無分曉。其線索機關轉動。似皆聽於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已。鋒不覺盡露。似為勝之。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為大度也。

愚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明於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

無勞倖故
道術君子
得以優養
之不而潤
色其成功
此勢也亦
理也

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
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
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死傷。帝召公
卿諸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
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
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
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
斬臣鎮等。此用鬆之妙。不獨兵事爲然。然須洞其情。

形使操縱在我。乃可行之。未易僥倖也。

耿弇列傳

光武聞邯鄲兵到。將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
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定也。此卽用王常上
江兵破莽之意。官屬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
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破王郎。要着在此。至
北。收幽州兵。以擊銅馬赤眉。收上谷兵。破張步。定山
東。弇一生作用。俱取諸人。而自不犯手。如此。

光武破王郎後始貳於更始其勢亦不得不然真主
僭偽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
入造床下請間力陳其不可光武之貳於更始未必
非彘決之銚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智謀所見
自相同也

四年詔彘進攻漁陽彘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
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
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
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況

彘求徵而
止之况造
弟而善之
正君臣心
二休帖處
不爲過也

聞彘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帝止彘
求徵所以釋功臣之疑也及况遣國入侍帝果善之
則帝之本心畢露而彘自全之道不得不出於求徵
可知矣

銚王祭列傳 祭遵

遵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食伏湛當王莽時謂妻子
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不苟爲儉者也
魯肅家富于財不治家事散財結客不苟爲奢者也
有志人居亂世知財非我所得有儉奢之間皆有深

心有妙用。遵與湛之儉。正所以為肅之奢。未可為守財人道也。

竇融列傳

居亂世。非惟自立為難。即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識。棄取關才。竇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圖出河西。襁結雄傑。懷輯羌虜。正為東歸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為。着着算定。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即是英雄。宋錢俶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即是英雄。宋錢俶輩。正祖此一派行藏。

脚跟眼睛
毫有不要
可禍立至
矣

得用人之
妙

黥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也。竇融歸漢。而囂事已去。不在融與囂戰之勝負也。漢收此二人。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取天下大關目。

伐貳師。為李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為竇憲贖死也。此何等事。而為權倖功罪地邪。蓋肅宗切責憲。至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戚無用。厭薄之也。憲求伐匈奴。立功萬里。隱然自處衛霍。欲出脫此四字。

馬援列傳

人生知己在骨肉中。最是樂事。亦是難事。援少有人志其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朱勃矩步能言。援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受學。勿畏也。援有此兄。真是門內知己。良工不示人以朴。一語深厚。真好名真做事人。根本如此。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真有感知之意。世祖卽位。援兄員先詣洛陽。其識真主。又在援之前。援嘗又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此哀守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何援兄弟間遭遇之幸也。

馬伏波高爽人。胸中無俗物。而事事着實。口中無俗字。而言言着實。少辭。兄欲就邊田牧。後亡命北地。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業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將家屬歸洛陽。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客民反舊邑。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平嶠南。所過郡縣。治城穿渠。此非邊臣所能也。布置經營。細心遠慮。一生只一實字。

可為空談經濟者愧。

公孫述警蹕而見援。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寫出千古細人俗人如見一曉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援為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遊戲中大有折服蓋來者。

光武龍絡精神班史寫生妙手拈出不爽毫髮真千秋水鏡也

意興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蔣幹也。援謂帝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祖。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於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曠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卽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

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却看得深大要。疎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甚邪。則癡人說夢矣。

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鷲。

即言言著
實處

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援似悔其所為。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於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鞏矍矍。自矢馬革裹尸。藁葬炎方。只緣曾中多却老。當益壯四字耳。馬伏波自以梁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遂為所中。致有薏苡之謗。使後人用為永鑒。屈體後生。古道蕩然可慨也。愚謂待貴介年少之人。亦自有法。晉

光武未必
不防範畢
竟誠坦居
多羣下未
必不疑畏
畢竟明哲
亦多誠坦
以易保全

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人或止林林曰司
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為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
吾所制也語婉而直只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為
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
不復有挾長之嫌矣如此雖受其拜可乎

世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亦
自與韓彭黥布之屬不同蓋其待臣下溫文柔密如
家人朋友而其性識精警一段防範猜檢之意往往
露於款洽之中而流於意言之外為羣下所覺一時

露逆乃籠
絡英非之
術非君臣
相忘也整
達而殺之
固不如防
範而保全
之為愈也

功臣豫為歛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甚明哲者能
之觀伏波誠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言亦一片戒心
處盛滿之時事雄察之主不覺畢示於此他如李通
之避權勢謝病不視事鄧禹之遠名勢子孫各守一
藝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從軍馮異之謙退不伐賈復
之論功不言耿弇之上書求詣洛陽竇融之懼不自
安上書求代雖君臣間稍遜高祖之豁達然所全亦
多矣

卓魯魏劉列傳

卓茂 魯恭

名根化盡
方知此言
之妙

史懷 卷十三
三
為長者貴於近情。不為已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愧人則反。近於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也。卓茂稱為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問得有養。有識。其人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此鬆一步法。非即以馬與之也。解紛應急之道。不得不暫出於此。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有此一語。才近情。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非惟處已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亡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為

長者偽不得。只是一真。真則平。平則近情。真與偽。有心無心之辨也。

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一辟左右。便有許多細心。許多厚道。許多妙用。在內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曰。往遺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誦矣。乃曉譬之曰。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論事有本

禮也。責備中寓一段調停和解。忽尋出一禮字。替却遺字。何等圓妙。人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道術世故中通透之言。了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為老奸藏閃地乎。宋太祖時。民有訟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彊取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民間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曰。無也。帝曰。漢超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邪。且使漢超不在關南。

汝家尚能保其財物邪。責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一段機權作用。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螟不入界。感乎天也。童不

殺雛感乎人也。觀於人而知天。肥親豈是俗吏。袁安
之使親亦可謂高識矣。天下無如此此吏治之所以
盛也。

袁安風之。遂其不。外。亦。感。其。親。之。恭。勤。行
其。事。上。之。敬。母。之。不。大。天。絲。界。示。人。中。年。阿。南。年
其。文。亦。在。資。不。只。然。然。何。不。以。古。訓。派。一。別。難。辭。非
其。案。尚。論。其。根。本。無。責。誰。之。審。其。儀。禮。日。通。嚴

史懷卷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一鉞聖錫父

真南陶珽穉圭父評

漢陽李國林眾仲父全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宋弘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
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

史懷 卷十四
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讓桓譚。可見薦賢為國。干係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

儒者之居亦未盡此

已不獨師友間直道古心而已。若嵇紹在齊王問坐左右進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慮矣。蔡邕文行中常待以其善鼓琴。徵之。恥辱儒者。藝之累人如此。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王丹 杜林 鄭均

居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客。亦自為身家計耳。然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與之。不若兼眾人而養之。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情者恥不至。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

此正道也 等際括出

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陶士行於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饋。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丹助葬止於懷。縑一疋。至鄧禹西征。輸麥數千斛。助市。有心人。步步着實。不苟為奢。儉覺輕財。好名者。浮甚。

王丹是古今第一篤友人。只是慎始不妄交耳。陳遵

如此慎交。猶不能免。況矜名譽。意氣乎交。真難言也。

人莫不學。知好者少。

願交丹。丹拒而不許。侯霸遣子願交於丹。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真是看透世故之言。名譽意氣。毫不足以動其胸中。少年浮人。當用此定之。其後薦士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官。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非真有交情人。能如此邪。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閒。衣

人即好學
知福者少
人能知好
學之福則
功名富貴
又何足云

較金錢
心之意更
深而婉

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又外
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
邴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非真好學
人。不能知痛癢至此。
鄭均諫其兄受賂不聽。即脫身為傭。得錢帛以予兄。
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於上也。蓋寬饒為吏。身無餘
貲。所得俸祿。盡以予吏民為耳目者。廉者。不以其身
之廉責於下也。

桓馮列傳 馮衍

敬通既罷
為文詞苦
而語怨江
文通引入
恨賦良有
以窺其心
矣

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為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人
中最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朦
朧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如才大題目。大陷
穿。然觀敬通文詞。蹇產亦寡亨通之氣。郭丹曾為更
始保平氏不下。死為發喪。鮑永哭更始墓。上苟諫冢。
二子所為過於衍。而皆不害為通顯。可見窮達有命。
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歸光武之故。士宜以命
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申屠鮑邳列傳 邳惲

後漢書

明天文曆
數知天命
交作事猶
帶俗情必
非真知天
命者也
命故其舉
動奇而進
退高

鄧惲以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迂事險。幾枉入虎口。士生斯時。明於天命。識真主。不過欲以身為佐命。及為漢將。陳俊禮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惲恥以軍政取位。辭歸鄉里。寧浮沉於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鄧禹之高識。而不與共功名。超於佐命封賞之外。則其始之上書勸莽。終之佐漢。但以實其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字。固所夷然。不以入其心者也。鴻冥龍變。若惲者。庶幾近之矣。

寔此之廉
劣不為矯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孔奮 蘇章 廉范

孔奮為吏儉約。養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茹菜。古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

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身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護生死。可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矣。忠臣良吏當於此中求之。

蘇純性强切。持毀譽為士友所憚。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强切人能使人思甚難。

只是誠恕感人耳。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將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口齒歷歷然。晉荀晞為撫軍。養從母甚厚。從弟求為將。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杖節斬之。既而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語意出於蘇章。皆執法人。先置身於無怨之地者也。

不韋以父為李嵩所殺。夜則鑿地。晝則逃伏。經月達其寢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一刺客也。卒不能得嵩。

論
少中報仇
者之氣

而殺其妾與小兒。不枉此一片心力乎。然嵩破膽。至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遷。至此生不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於死之。又掘其父墓。標首於市。嵩憤恙感傷。嘔血死。若使嵩死於不韋手刃事。亦不奇矣。郭林宗論之曰。官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二語寫千古俠客手段精神。勃勃欲動。隋王頌以父僧辯為陳武帝所殺。泣上取陳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破。發塚焚骨。與不韋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頌事。又惜不韋大志而小用之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 朱浮

彭寵之反。朱浮躁刺實激之。又非有制寵之能。恃帝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寵浮神亂而計失矣。殺妻遁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勝則遁。敗則喜焉。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梁統列傳 冀

梁冀非竇憲比也。雖天資凶狡。非有雋才高志。迹其志願。一奢逸公子耳。其欲易盈。而其性不難馭庸主。驕后強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死在心。弑主蠹國。誅鋤善類。賊殺無辜。非冀之能。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手宦官。以伏其辜。觀冀父子與宦官相始終。而漢隨以亡。真殷鑒也。

張曹鄭列傳 鄭玄

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為。必傳之道。則利於少。而不利於多。多者

雖著書妙
法實好學
苦心

今之進爭
持轉足矣
本領人

鐫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賁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盡。多之為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鄭范陳賈張列傳

陳元楷子玄

賈逵

張霸子楷

陳元與范升駁論。欲立左氏春秋。詣闕上疏。至云。辭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方與人爭。然賈逵條奏。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

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逵之言婉。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右文之主。體恤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孔文學在北海時。下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庾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與廉者使其

可受。只在貽之以安。閔貢不以一片猪肝累安邑。士固未易與也。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多。其邊幅高其城府。馬融驕貴。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最是一種惡習。可厭。學以變化氣質。驕貴二字豈可以爲人師乎。張楷門徒百人。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用止。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非惟自崇簡靜。亦深見少年浮慕奔趨。承響墜塵。學問不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非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

語云涓涓不塞將為江河孔子不誅少正卯春秋又不知添多少惡跡可見禍患早去之極易往往被庸人醞釀至不可解也于玄言可勝嘆息

日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驅起。至輪氏。道病終。被褐帶。索要說張溫。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一段。止於時亂不仕。禮辟不應而已。與處士盜虛聲者何異。握六師誅有罪。使宦豎早伏其辜。語雖驚人。實為省事。

愚及老職深悉庸腐

是絕妙機緣。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得行。何至召董卓以誅宦官。又召諸侯以誅董卓。展轉紛紜。為亾漢之根乎。此事惟曹孟德才膽能行之。非一切庸人所能聽也。

桓榮丁鴻列傳 丁鴻

丁鴻讓父爵於弟盛。一為友人鮑駿所責。即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着。益見前讓國之非偽。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居上不受下之貢獻。自以廉靜不擾。道在是矣。丁鴻

上封事言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於如此。情事方為痛切。乃知為上者不能使下勿餽。雖不受。猶第二義也。名歸於已。而害仍在民。君子豈可遽以此謝責邪。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

度尚

楊璇

桂陽夙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城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討緩

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失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疇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奪其所不可舍。而陷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

用兵之妙
思過半矣

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之爲言，近於懈。而乃以爲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邊將勝則冒功，敗則嫁禍。千古通弊。度尚爲荊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獄，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乞傳尚詣廷尉，面對屈直。若尚不徵者，磐理骨牢，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尚竟以辭窮受罪。以尚將略，殆以駕罪於人。

自取罪辱如此，况庸庸者乎。千古邊臣皆然，尚不幸偶犯對耳。若非磐強直，草草以一赦結局，功罪賞罰朦朧者多矣。又可見赦者庸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祇足以壞法。此耿弇所以慎言赦也。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殼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群

常機而巧
生寫盡用
奇之妙若
一試再試
柯奇之有

能讓者幾
人况讓而
使人愧猶
未盡道乎

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兵
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為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
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
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
安可不講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讓而使人不可受居已於廉而貽人以不安所謂以
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况骨肉之間乎薛包與
弟子分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

鑿乎此古
人為不可
及也

也田廬取其荒曠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
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仁之至義
之盡所難不在於讓在於讓而善為辭只是不近名
耳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遺腹之女此其事在
鄧伯道前平不聞絕後而伯道無兒命數偶然未必
由於舍其子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苟心安理得不係
於兒之有無也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

黠賊或猶
肯照例但
恐爭死求
免之法今
不傳耳

古今慘禍
多由此起

既為之。王琳又為之。魏譚又為之。淳于恭又為之。歷
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甚相遠。恐爭死反為求免
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也。
淳于恭見偷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
悟。君子為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為君子者。反宜回護。
而周旋之。小人心腸。面目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
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焰益烈。既不逆其所
傷。而又使之勿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
不出於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為君子之難哉。

班彪列傳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擁戴漢室。正以警僭偽者。止殺
哀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
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為功。行
者也。

方不負文
人二字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
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於父。古人著作
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豈專恃文
字而已哉。

司馬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為漢書。不無
避忌。遷文豪佚。而固謹細。固其所也。

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獄。固弟超恐
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
言固所著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章。賴以表
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歸超於絕域。續成固書。班
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第五倫

倫曾孫種

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每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其言似涉率易。不知倫當王莽末。人多爭附盜賊。倫
獨依險固。築營壁。賊至厲眾拒之。一段定見定力。正
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見倫。即異
之。特召入與語。至夕。真君臣相契。聲氣精神。未可以
俗格中求之也。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郡國所舉類多
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
用俗吏。與為俗吏用者。全在於此。一經點破。把柄已
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辦職為

從辦職二字內看出法外之仁五倫深情伯敬冷眼俱不可及

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

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安眠豈可謂無

私乎聖賢慎獨真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盤托出只

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者即自欺人也。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知衛羽知孫斌知閻子直知

甄子然知臧晏為種收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者羽也

白請往說降泰山賊叔孫無忌者羽也脫種於難者

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訟種者晏也之

劉平伯道
之用情親
此能無悔
乎

如到憐才
便凄然于
面

數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隨種於此數
子亦若着着布定種人臣耳得一人即收一人之用
當時能用種豈不并此數人得之種赦出後他無所
見卒於家晏言所謂持忠入地蓋誠有之可惜也

朱樂何列傳

觀劉平趙孝及朱暉兩等遇賊事有以篤誠相感而
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之道
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盜賊所殺非惡人則庸人
也虎欲嚙人不避豪賢古之為賊者不必盡然

雖非正論
却自痛快

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暉處張堪陳揖二事。乃其孫作崇厚論之。

勢小而論
則移風易
俗不能不
望之聖天
子

讀死書人
豈知有此
妙境

本也。暉父岑。與光武同學。故舊。帝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天子篤友如此。宜人之感而慕義也。予嘗謂鑿壁映雪。此古人典到觸物不能自止之事。非以此爲常也。今人讀書。或偶有所忽起。或偶有所未竟。間亦有此。觀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隊阬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者知之。未可爲泛泛讀書作文人道也。

袁張韓周列傳

袁安

袁闕

周興

○會議從來
所稱一堂
若賢相能
主張其守
耳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宜還其生口。以慰安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以爲還之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此大臣卓識。真心爲國者也。豈如後世老姦。一遇會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爲身名地哉。當時賢者如鄭弘第五倫。韋彪。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獨小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寢默抑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從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於上。國家大事專恃一會議。有大姦者。私見業

已先定。借會議成之。積威脅衆。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延熹末。黨事將起。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處爵

世自全之道如此亦苦矣。只是看得身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其母子間。始末本領。苟全性命於亂世。豈庸人事哉。黃巾賊來。誦經不移。而至築土室以絕世。世情之凶於賊鋒所出來矣。漢末焦先寒貧輩。諸晦行匿迹。降志辱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士安至推之。羲皇以前。要其本指歸於全身。實兇亂末世。迫之使然。其初非有意為高士也。然閔能使賊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則深心妙用。寓救世於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言言有派

尚書陳忠薦周典文辭。可作尚書郎。自言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數語若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抵諱。便是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風。且古大臣於國家。詔令文章。不肯固陋示朴。美不必自己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錮一文士。恐形已短。不顧國體。則亦愚而隘矣。

郭陳列傳

陳寵

寵子忠

陳寵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立言甚妙。可為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臣激聒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詔舉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長慮。濟以微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 班超

班超。儒家子。兼涉書傳。而以武自奮。別立家門。使史家特為立傳。不附父兄之後。真有志人也。觀超始末出處。其於家國。人已之間。處之皆有其道。史稱超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固自不同。非一切以膽智立功邊郵而已。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于投筆。而難于備書。無論超才略絕世。不屑為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為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

投筆乃英雄本色故
易備書乃英雄屈體
故難

矣。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固豪傑人有心用世，以此爲鍊性之資也。

超與從事郭恂同使鄯善，見其王禮意疎薄，知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謀攻虜使，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謀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告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若今人舉事之初，引人入以豫分其責，成事之後，推人出以自專，其功淺深廣狹，度量

相越甚矣。

超自請往服西域，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超自訟不能如此痛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隱慮，敗人之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洞見至隱，臣子一身功過不足惜，國家大事去矣。」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

明主在上
忠臣之福
也

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疾，何恤人言。真心爲國之人，其言動發於至誠，絕似趙充國。然超始聞邑言，遂去其妻。超於此不無戒心矣。以事遣邑還，遂其私圖，處成功，弭讒毀之計，似亦無出於此。超之權術，蓋從學問中來也。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之。超謂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數語乃尚所謂平平者也。不知平平二字，正超授尚以善後之策。此大將之言也。此段學問，便非介子甘陳一往喜功之人，可到學道讀書，乃有此語。然亦西域三十年磨鍊出來，故一生成功結局，其本全取諸此。

看得明白
不被功業
一緊忽畧

典不敢示後人以朴。以一念不苟。成其不妬。移此心於他事。作宰相可也。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惟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君子居末世。待朋友不可不恕。交情二字。止可責人於平時。

有道之言

若榮利得失。必不兩立之際。賣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翟酺起家經術。後以諫顯。與孫懿篤好。祇以一念躁進。詭激不情。醜態百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非惟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真受用也。不然讀書學道於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

從古疆場撫賞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餌虜。使不為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其指歸。不過曰。以夷狄攻夷狄耳。漢討羗胡。欲開幕卑鮮。冀獲其用。應劭以為虜得

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蓋使其權在虜。而不在我。千古款虜利病。盡此數語。此唐天寶以後。用花門回紇為中國害者也。又云。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羗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中。別尋妙用。而情形精熟。機局圓警。不徒草草套用此四字而已。

義根心者。也。而至以。年論世情。良可悲已。

霍諝奏記梁商。訟其舅宋光之冤。出之於獄。此義人也。時年十五。為此更難。不知諝所以能為此者。正以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戀可避者甚多。能為此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於義者。非涉世太深之人。所能為也。

爰延為鄉齋夫。仁化大行人。但聞齋夫。不知郡縣。此亦非佳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范滂岑晷為鄉功曹。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知有功曹。而不知

衰世之論

有太守漢黨錮之禍遂成於此可不畏哉君子不欲多上人况以屬吏而掩上官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王充

仲長統

不盡載于書者諒亦難而非易亦竟不聞講求又將奈何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非獨警敏勝也亦以勤慎得之凡物有諸已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焉借諸人者恐其難繼常敬而重焉得之艱則守之固自是人情蘇子瞻謂三代竹簡漆書而人皆勸學秦漢以後紙字日趨於多學者益以怠玩難易輕重之分也

充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守則不失失字根守字來看得甚深甚妙

處亂世散財結客須以識為主并州刺史高幹招致四方游士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二語看斷千古浮人幹卒與袁紹同敗只是好士無着落耳

得此而隱固非真隱然有此而不肯隱者亦未必無

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其必不可得而寄託之辭也正不必深求之有此何人不樂隱若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復有能隱者哉統論說古今

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此讀書人深心用世者也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是生亂世極妙結局

李陳雁陳橋列傳

李恂

雁參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彌不堪無官之苦故進而難於退退而復求進其原皆出於此李恂為兖州刺史常席羊皮服布被領西域副校尉賈胡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爨之屬一無所受後以事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恂用

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蓋由恂素廉儉不知有居官受享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居官廉儉正為後來退步地也

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部民見問於太守又以郡人

言郡事自有難於頌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龐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虛心得來。

觀漢世龐參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循吏中出。未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寓將於吏。即隱然寓兵於民。後世將與吏截然畔為二途。宜其兩失之矣。

崔駰列傳

暖寔

章帝好崔駰文章。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試

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遂揖為上客。天子薦一士於臣下。臣下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後帝幸憲第。聞駰在憲所。欲召見之。憲以為天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在此。此時憲遂欲私駰而有之。為帝看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谷永何至為王氏有也。然駰見知於憲。大是不幸。帝欲官之而崩。駰卒以直諫。憲被疎而出。雖不見用于公朝。終不為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敗。帝謂憲愛班固而忽崔駰。此

葉公之好龍也。固與竇氏之禍。而駟得脫然。二子優劣。定於帝之一言矣。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煽惑。廢太子為濟陰王。閻太后稱制。閻顯入參政事。瑗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宦豎之手。得挾社稷之功。為亡漢之根哉。瑗此種膽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禪請為證。瑗聞而遽止之。

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闇主。借此為脫身之地。尤上上妙着也。

此故漢末廢弛之論也。然以梁肉比德教。藥石比刑罰。則輕重自在。

崔寔觀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霸政。主於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為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於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柰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寔之說本此。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觀其且喜
且懼胸中
經濟可想
古之高士
豈獨一濛
身能盡哉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談職務。一味寒溫。此宦途熟套也。侯霸以大。臣辟一士。相見止於勞苦。不及政事。賢者如此。况庸人乎。喜懼皆去。一語說得索然。亦復凜然。人已進退之間。較然明白。不如此。何以為高士也。

黃憲起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戴良。陳

蕃。周舉。郭林宗。師之友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傳不載一事實。錯舉一時稱服之言。以見其人。亦幾於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曰遠。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阮儒焚書。從處士橫議。看出感應。至理曠甚。確甚。處亂世不可不知。因

樹為屋。自同傭人。蓋感漢末諸儒名福太盛。幽明所忌。黨禍將興。而以其身為之讖也。

龍馴虎
必有道

出痛癢
字快甚

從古姦雄意狠手辣。亦必有一種痛癢為人所制。搔其痛癢。雖其殺機方盛。能逆折而使順受之。愛名收眾。此曹操一輩人痛癢處也。操欲殺楊彪。孔融不及朝服往救之。操拒以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將一周公處置。曹公其地步固已高矣。又云。明公輔相漢朝。若橫殺無辜。四海觀聽。誰不解體。當時名流不盡被殺。正緣老滿胸中。

先有此反顧忌。故得乘此中之故。說姦雄易說庸人難。姦雄有痛癢。而庸人無痛癢。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

清河王慶

慶故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讒死。廢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太子。是為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藏身有道。是太學問。大受享人。安帝始終友愛。自千古盛德事。慶子祐卒為天子。天人之際。微矣哉。

張王种陳列傳

張綱

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綱以梁冀用事。獨埋其

能殺賊尸
快即死賊
亦無傷但
不可氣餒
耳氣一餒
則書生之
虎頭蛇尾
矣

輪於都亭。此千古雄快吏也。及廣陵賊張嬰寇揚徐
間。冀諷尚書以綱為廣陵人守。此即狄山毀張湯湯
出山乘鄣者也。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造賊壘。慰
降之。埋輪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狄山為虜所殺。
固落權姦筭中。即若顏杲卿死賊。亦足令正人短氣。
然如此行徑。後世權奸不以媚賊陷之邪。真所謂一
解不如一解。

虞翻蓋賊列傳 虞翻

虞翻受命討羗。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

意賊二字
便是妙用

發。借此為名。以怠寇而從中取事。其妙用全不靠此。
賊分鈔兵數。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為賊所覘。
其日增兩竈。正作此伎倆。暗暗與請兵照應。若大軍
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為賊所圍。使人請救。乃密治
軍營。聚薪城外。束炬舉火。火然其聚。若大軍到。城上
稱慶。賊望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擁重兵。而日望援
兵之至。真木偶人也。

詔為常侍張防所誣。自繫廷尉。宦者孫程張賢力救。
而質朗縉紳中人。乃黨防而證詔。帝卒明其誣。朗與

宦豎中亦
自有入安

可一樂林
殺

防或死或黜即日赦詔即在作小人誠是快事然使人主從此輕天下士不如官豎死且黜不足盡享也

馬融列傳

字季春秋
可見經術
與人品不
相假借

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溫飽受用遭亂饑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鼠之歎何異便為絳帳豪侈之根失身外戚亦生於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蔡邕列傳

邕為劉郃陽球所構髡鉗徙朔方球又賂其部主使

悲其先幸
其後雖委
曲憐才意
而漫無所
主之表不
覺為出直
道在筆端
矣

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得免焉邕以此時死豈不一是忠孝學問完人卒受董卓迫脅負黨邪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者真不幸也然邕於卓屢有匡正恨言不盡用知卓必敗欲遁逃而不能卓死而歎形於色安知非自訝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邪王子師漫然殺之誠為鹵莽然使邕此時不死又不將為李傕郭玘輩徵命所汚乎此則死又賢於生矣

中郎識焦尾琴慧心人所能也螳螂向蟬一段幽明

慧心又當
別論

史懷

卷十五

感應之言。非慧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一語。千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鍾陳列傳

陳寔

寔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二語自處。甚有地步。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張讓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吊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寔故多所全宥。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豪傑手段。聖賢心腸。菩薩行徑。缺一不可。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議之。

吳延史盧趙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三。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謫。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十三歲兒。能爲此言。周慎堅忍。至此。昔人云。在官寫書。風流罪過。趣之一字。難施於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具。不可學而能也。杜根亦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名。致書爭問。根皆不發。封藏書於壁。

史懷

卷十五

後漢書三

七

史傳 卷十五
及逮捕貴戚發書於壁封識如故一段身世之慮又
從處亂世履憂患磨鍊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

皇甫規

段熲

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蛇足豪傑
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爲重耶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
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實者引附標榜
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已而借人者
真惑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有范滂鄙

賈偉節郭林宗之爲人者見雖自僻不可無此一人
立衰俗之中

段熲爲護羌校尉上書言羌事寫羌人情形兵糧數
目地勢合散詳確似趙營平可爲論邊事之法其後
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奏報含
糊非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二 郭蒼許列傳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
潛居其心目於衆人之中獎訓士類惟恐失一士使

國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置身事外。真大占便宜人也。然林宗號知人。而符融又先知之。使交於李膺。郭始見李膺。膺大奇之。融居間也。處衰世。忌於盛名。李郭齊名。而李以敗。郭以全。郭能遜。而李露其氣。嵇阮齊名。而嵇以悔。阮以吉。阮能慎。而嵇露其才。名不能累人。顧養與識何如耳。林宗寓宿茅容。且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迎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就學。容之高。高在一真字。范敏荷甕墮地。去而不顧。林宗

東漢君子
或真或偽
總不出一
名字

見而問其意。敏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敏之高。高在一定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却不在名。此所以為人倫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真。敏之定。正林宗所謂墻之基也。林宗折角。時流競傲。安石蒲葵。虛價頓增。漢末東晉。自有此一等好名惡習。後生處師友。不得力。全在於此。君子畏大人。事其大夫之賢者。當法其好處。豈可

吹聲逐影
之小人固
無論然故
高聲影今
小人吹逐
若是誰作
偏乎恐真
正君子不
長此惡風
也

逐影吹聲。因人喪已。為依附借名之地乎。許子將不
候陳寔。陳蕃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
少通。卓哉四語。有識有骨。審彼已。洞始終。君子身世
之要物也。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客。融
幅中奮袂。膺拱手歎息。仇覽不與符融談。融獨奇之。
可見當時龍門浮慕。望塵承響之人。正元禮輩所輕。
當膺與融談之時。此輩方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
取輕於前輩也。

竇武列傳

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
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
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
為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為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
為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鄭孔荀列傳

孔融 荀彧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
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
疎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着。然

在體氣高
妙總是一
班無用之
人此東漢
之所以為
東漢也

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
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
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
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
礫網張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
疎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
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
喻。弄一勇夫於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嗔喜
不得。妙舌妙手也。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
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
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胷中亦覷定久矣。當
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
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
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
手眼明捷。畧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
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
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



或之苦心
無余處正
或之良心
不死處

操真好雄

史懷 卷十五
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
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為漢臣此或之
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
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
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子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
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曹氏功臣其
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或而
取其實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
吾當為周文王有為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

甚矣或之意侈而勞也

酷吏列傳

董宣

董宣強項人以為難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宣先
相北海時誅大姓公孫丹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收
其親黨誅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
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厲色
不食光武馳使騶騎特原赦宣宣又以死請活岑而
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武有以養其氣也風節
如此置之酷吏似太貶然在獄晨夜諷誦自處能忍

便是宜酷處。

儒林列傳

劉昆

戴憑

孔僖

劉昆吏迹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甚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

光武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五十席。事雖欠厚。然激勸之下。使人精神倍生。憑以爭蔣遵一事。直諫悟主。學問有用。重五十席。不為過也。孔僖為鄰舍生。告其誹謗先帝。上書肅宗。雖以自訟。却氣彊理直。且因以規諫。尤是有心之人。有

用之文。

文苑列傳

王逸

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先是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文考所為。遂輟翰而已。最是高才能虛心服人。又。能讓人。彼胸中不專倚此一賦。與一時文士分名也。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逢。往見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即見。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

數舍字得
賈受病之
原

書謝壹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強
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
以冥鴻貢高行徑不同其為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
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擒縱之術不出此兩路
而已。

獨行列傳

范式

李善

陸績

東漢之士
風可鄙者
皆有心好
奇也

范巨卿處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間可謂至性奇
行矣然有一毫為名之念便有心好奇有心好奇便
有敗決之時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為奇自覺尋常乃

可。

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亡歿孤續始生數旬貴
財千萬諸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山中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
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
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鍾離意表善行狀光武拜善
及續并為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塚未
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
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正等行誼
真可愧後
世為臣懷
二心者

數日乃去。一蒼頭欲自出脫。離賤為良。甚為不易。李
善以篤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
矣。有志之士。何憚而不為此也。然聖賢之心。豪傑之
才。缺一不可。事續如長君。拜墓曰善在此。慎獨學問。
此善託孤之根也。
陸續毋截肉必方。斷葱以寸為度。此子此母。孔子之
所謂有恒也。

方術列傳 華陀

世間極小技術。皆有至理。况醫為人之司命乎。然華

佗輩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為戲。而試其奇
者。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理求。而至
理存焉者。醫者意也。難言之矣。若郭玉對和帝一段。
所云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又云療貴者有四難。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彊。不
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則涉世窮理之言。又可
見醫之精神與病者通。

逸民列傳

孟光以醜女擇對。奇矣。曰欲得賢如梁鴻者。嫁之。此

語故是伯鸞知己。

列女列傳 王霸妻

王霸感令狐子伯之子。而慚其子之蓬髮歷齒。正使
有此慚。真情不諱。亦不害其為高。及聞妻言而起笑。
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
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
也。

倘妻阻之
奈何

班大家經史腹笥。而文詞拖沓。不及婕妤遠甚。女中
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

蔡琰悲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初。幾
常恐復捐廢。四語可為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之戒。
流涕請董祀之死。正體貼此四語之意。

史懷卷十五終

流。漸。請。董。頭。之。孫。五。斷。胡。北。四。請。之。意。
 帝。恐。其。詐。也。命。以。堅。其。信。之。志。不。受。其。請。之。可。也。
 帝。恐。其。詐。也。命。以。堅。其。信。之。志。不。受。其。請。之。可。也。
 帝。恐。其。詐。也。命。以。堅。其。信。之。志。不。受。其。請。之。可。也。
 帝。恐。其。詐。也。命。以。堅。其。信。之。志。不。受。其。請。之。可。也。

史懷卷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陸雲龍雨侯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雲間許經令則父全較

武林沈澹思子羽父

三國志一 魏附注

武帝紀

魏武命世姦雄。為名士所輕侮。如宗承許邵輩。公無
 如之何。而橋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諸子許
 與之中。微帶譏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曰。天下將

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操往問子將。子將不答。不答妙甚。公固問之。固問尤妙。各自寫名士英雄本色。而老瞞得意痛痒。全在於亂世姦雄一語。若但說治世能臣。決不聞而大笑矣。然亂世姦雄。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靈帝時。上書言時政吏迹精勤。有志作救世事。為治世能臣。是後政教日亂。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袁紹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亂世姦雄。其志決於此矣。嗚呼。驅能臣而姦

雄。豈非世使之哉。

寧我負人。勿人負我。語雖帶感愴。然老瞞一生受用。在此八字。遂為千古惡人口實。注

曹公蒿里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則指劉岱喬瑁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負之數。又豈待兩軍相

操之論紹
不藏子將
之論操大
抵英雄自
有眼力

當哉。

刺百之論
寫如雄面
貌如在

下令讓還三縣。娓娓千數言。字字不情。却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為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顏。自首至題墓道。曰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只承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姦雄若不辯自明者。姦在於此。注

司馬建公曾舉公為尉。及為王。召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日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語婉氣直。對姦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勝之。注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殺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觀其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為持法峻刻。垂涕刑人之地哉。子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謂常自殺兒者乎。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夫之所以更遠。注公為大將軍。袁紹恥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辭讓。紹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初舉事時。便為

秦築長城
隋開淮河
與此漕漑
俱萬世之
利而不為
君子所取
何也其私
心為已不
為民故耳

史懷 卷十六 三
標本久遠計。帝王舉動與草賊不同。其後紹子尚。數
引虜入塞為害。鑿渠自呼沱入派水。為易名平虜渠。
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至今漕漑為萬世利。恐孫劉
君臣未遑及此也。杜恕謂當時抗論以孫吳為首州
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三國人伎倆
不過如此。強本節用之道。不講久矣。

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
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

須知樂往
人亦不易
得

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
請為屬國。都尉公口。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
多耳。此論中國遣使通夷之弊。不獨博望輩一往貪
功冒險之人。并班超陳湯傅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
武以大宛絕遠。非人情所樂往。薄罪厚賞。以來之。卒
之不賞而自來。不賞而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
之利害較然矣。魏武此論。從樂往者。一輩人看出。

明帝紀

明帝識量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觀其於軍國事宜。往

任是奸雄
不敢生心
明主

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屯渭南。勅司馬懿
堅守勿戰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策懿之必
克淵者。帝也。其將將手。段特用之於懿。尤自有意。使
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為魏之能臣乎哉。又新城之
役。懿方與亮相拒渭南。帝曰。權走亮亦破膽矣。卒如
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矣。若文帝一文人
公子耳。

注。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
政。讓監忽典護讓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

卜人智巧
讀之不覺
噴飯

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
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特賓客求
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
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悉驚。
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
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小小營
謀。其作用棄取甚奇。在諸奴在得其慙而用之。在張
讓在得其喜而用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觀
其所棄而所取不必言矣。大用之一英雄也。

郝昭遺令戒子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此理甚明。曰。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其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因為將看出薄葬之理。是大悟性人。且為將而發冢取木。即此一事。將豈可為乎。注

三少帝紀 齊王芳 高貴卿公髦

火中有鼠。毛可為布。以水沃鼠。鼠死。此非甚奇。自是生。克至理。布有塵。以火浣之。物反其所始也。注

景王議廢芳。羣臣失色。景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違心。其厚顏硬口。亦自過。

辨雄面目
天都相似

人無此不成。亂賊永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彈文。又似獄辭。君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即廢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為奏首。賊臣作用。注

髦立後。景王私曰。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二語足以禍髦矣。景王曰。若如君言。社稷之福也。殺機已動。而髦忽與羣臣論夏后少康中興。是何主意。紛紛論易說禮。無虛日。不知成濟之刃。立其後也。

后妃傳 卞后

奸雄雖險
蘇然到賢
明人手中
一段正氣
足奪其邪
和心不覺
愧服辣手
打奪不出

文帝為太子。左右賀。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應有一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觀此則翼翼畏慎一念。亦自可窺不獨處之有體而已。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其一。后取其中者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取其下者為偽。一語非學問世故。淹透人說不出。事雄主偽。

匪等誰不
獨雄主服
雖聖賢主
亦服之矣

不得偽之敗。決甚於貪。又曰。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貪。開國母后之言。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歷至理。注

二公孫淵四張傳 公孫淵

公孫淵上魏數書。桀黠辨慧。遜倨多端。亦小有才者。然負吳以自媚於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疑。且惡之。始於此矣。且世有上書求免。盛自誇詡之理乎。柔佞小人。駭悍豎子。自取滅亡而已。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曹洪 曹爽

小有才滿
足殺身此
驗也

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太祖曰。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此語意殊不善。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或之臣於漢也。孰能聽之。注

窮不假貸 貴而報仇 若何服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貸文帝。於少時幾至殺身。可為畜者之戒。然帝以此罪洪。豈是帝王之器。

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羊虎同牢矣。丁謚何。鄧諸人復欲使爽據其上。甚矣貪躁小人之能滅人。族也。爽所交所用。盡此輩。安得不敗。宣王稱疾避爽。而密為之備。詳其始末。爽之所以應懿者。愈庸愈

魏武放手 亦未必不 過甚言爽 之不足殺

疎。而懿之所以疾爽者。愈毒愈冷。爽固喪心。懿亦過計。讀之未半。覺懿不殺爽。亦可使魏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荀賈傳 賈詡

李郭入長安。賈詡實為禍始。蓋欲自脫於李郭之手。而寄其身於張繡。因挾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耳。豈為李郭活命之計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王褒 邴原

注 襄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襄為屬。襄曰。卿學不足以

此等關說
近日大長
先生已成
爛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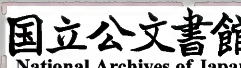
底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
 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
 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褰乃下道。至土牛
 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
 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大有權術。是古今第
 一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一段議論為薄情人矣。其
 異於人處。只是一厚。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蔭卿。
 厚德之言。發出反身學問。庄
 觀邴原匿劉政全其身。又全其妻子。蓋義俠膽智。居

亂世者。人但知其隱君子而已。政之授原也。曰窮為
 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此語縊藉而沾沾自
 喜。業解衣以待之矣。

浮慕是後學一大病。漢末尤甚。原志士自不為名所
 怵。還書孫崧。解不致書鄭玄之意。是何等識力。人各
 有志。志高者通。是原一生本領。而孤者易傷。貧者易
 感。又原立志之根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

曹操殺崔琰。最是千古可惜人。而世多不談及。陳壽



亮哥

以孔融附琰傳未琰地位身分儘高矣。漢末名士惟華歆最劣。除却弑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未一頑老子耳。孫策狗豫章。豈有為人守土而幅巾迎敵者。而猶以年德安受孫郎子弟之禮。豈不愧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爲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爲之用。若爲不知也。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昱 董昭

袁紹在黎陽。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

即合從之

致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威。處寡弱之地。有取輕於敵。而獲全者。曹公攻馬超。聞超益兵并來。輒喜。謂可免再舉之勞。正可與此。反看吳蜀合而後三分之形成。使兩家知此。終不爲魏晉所乘矣。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曹公取荊州。威震江南。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必資備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殺。此魯肅以荊州資備之意也。孫吳不得不合之勢。昱一眼看定。久矣。後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

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且請密之。此呂蒙襲荊州時也。董昭言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勿令權得志。合兩說觀之。孫吳強弱存亡終始。在離合二字。而魯肅呂蒙之計得失較然矣。

注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

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五人真是鈍漢。如今諸生臨塲溫習舊本者。精神可學而能乎。一語韓非說難中不曾拈出。而曹公見曄。臣主聰明犯對。另有一番光景。覺精神炯炯在心。目之間。曄後事明帝議伐蜀。入與帝言。因曰。可伐出

學問深而後精神出
豈易言哉

誠則自能
生智

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而卒不免。可見百智不如一誠。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李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能行意三字。從此看出甚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楊沛蓄乾。樵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部署。為陶士行之師。注

有才則目
荒

任蘇杜鄭倉傳

蘇則 杜畿

麴演之叛。蘇則請因釁擊之。善惡必離。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善惡離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反。衛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此即善惡離合之意。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注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侷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

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官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下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上官待僚屬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趙息爭持版甚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

龜好何及
大意

夫有心折辱異途。激成事變。所傷甚多。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苗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注

注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修

無大才而
欲為人圖
大事不獨
目誤更足
誤人

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為陳思連綴。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愆業。而修自疎。駭君老不事世子。此修之所以死也。必不得已。如邴原之正。吳質之譎。乃可觀。修所為。豈是吳質對手。

武文世王公傳

倉舒

中山王袞

倉舒。太祖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骨肉間。開鬻結怨之言。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不得有天下。

此語殊有深恨於其父。

中山王袞。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章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王衛二劉傳

王粲

王粲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注。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

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九擊。劔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邴鄆生何

史懷 卷十六
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宐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仇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林。謂之天人。嘗謂鄴下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堪與曹氏兄弟對者。觀子建一段沾沾自喜之意。想其收攬諸士表其所長。令之延譽。皆一念名根爲之。非必其能友勝已也。

何鄧求交於傅嘏。嘏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必言。卽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卓識不知。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請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詢。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

逢人便敬
豈知敬者
哉

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
此。而深敬友。矯敬人者。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
多。乃今世之所謂驕者也。涉世人。又自有一番周旋。

徐胡二王傳

徐邈

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
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
復中之。然宿癘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
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
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

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
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
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
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
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
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
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
皆邈勲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
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

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人家者。妻子衣食不克。邈醉客。經濟精敏。操履清慎。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間透徹不苟者。惟徐邈、鄭察二人。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

王凌 鄧艾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為戎首。而猶數通書乞哀。向虎口求活。不應駭且怯至此。刃已

在頸。而太傅猶先下赦。赦凌為書喻之。凌出迎。立王遺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凌面縛水次。遣主簿承詔解縛。宣王一生殺人。機套着數如此。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爽何異。而欲稱兵反。正國舉大事耶。鄧艾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在晉納五胡之前。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妾。即會母也。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妬之。及妊。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

由彼發顧不快耶。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生男。故
 飲以得男之藥。成侯曰。得男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
 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事由彼發。四
 字又為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駁愈變愈奇。張夫人
 直是兵機。成侯雖判斷得痛快。一絕妙獄吏耳。注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
 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
 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
 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
 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
 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
 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
 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
 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
 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
 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

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不讀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能驅策鄧鍾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將將權略推之矣。古帝王於功臣。必逆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智勇之士。能靖者。幾何用其力。而聽之。自殺其身。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於佐命之臣。用之如鷹犬。而殺

不知將將之妙則天下無將矣

之如雞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哲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駕馭之中。則所全者多矣。

注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

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觀此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一人。奉孔子於老子之上。久矣。觀其答何晏。茂於神明一段。是步步着實學問。晉人尚清虛。豈是輔嗣為戎首耶。

雖推尊孔子却使老子沒得說

方技傳

管輅

管公明不取何鄧策其必敗。鬼幽鬼躁。涉於輕詆。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何鄧亦不知耳。嘗云。見何鄧二尚書。使人神思清發。夜不暇寐。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日欲寢之人。何鄧名理清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其照映中久矣。但憂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子才高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公明之於何鄧。卽蘇門之於叔夜。憂之惜之。非詆之也。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二語欲哭。恨不

解得妙不
然公明一
事薄人矣

能身伐何鄧之危。山公妻窺嵇阮亦云。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才識二字。正與蘇門暗合。叔夜不免。阮公令終。其善敗亦分於此。輅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可爲務也。古今細人多偽。細可也。偽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偽人耳。輅年十五。與瑯琊太守單子春談。自云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擘所謂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清酒。便自大膽。

服人在此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想見前輩
之妙注

注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爰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
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大學問
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
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
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
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
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

懼。莊子天籟而後又有此奇變詭激之文亦以洩其
胸中不平耳。讀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
可懼數語想見飲清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相當
精神。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此公明檢押作人本領蓋其人
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
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公明且已
定此一語

史懷卷十六終

史懷卷十七
 仁。和。陸。雲。龍。雨。侯。父。
 雲。間。許。經。令。則。父。全。較。
 武。林。沈。澹。思。子。羽。父。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三。國。志。二。蜀。附。注。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
 松。以。益。州。賣。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一。益。
 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主。也。固。

史懷卷十七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陸雲龍雨侯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雲間許經令則父全較

三國志二

武林沈澹思子羽父

蜀附注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
 松以益州賣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一益
 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主也固

其第二義矣。

先主傳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
食失箸。人以為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龍潛
夔屈。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
失措乎。至於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却甚踈。操
已先知備。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非不欲殺備。
恐失人望耳。

真諦詐
詞一意而
淺深自異
辨得精細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

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
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舉大事者。忌失時。玄
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與悲髀肉生同意。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着。諸葛亮
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
與吳借與爭之釁。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為赤壁之
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為曹公所
先。先主於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於琮。而獨
忍於璋也。

先主雖景
維而愛民
篤友終以
仁義為名
至今使人
根曹瞞而

孫權遣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猶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狠矣。備不聽軍過。權知備意。乃召瑜還。觀權如此。着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手。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惡無其名。迨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是璋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聖賢語。英雄口中一時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者
未必不得
力于此
語謂其個
然吐出恐
亦不然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荆州益州。結好於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後世疆場才武之臣。於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於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于

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是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注

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人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為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眾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

真心愛備
放禮自生

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於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竝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學問。大作用。人事豈可於戰將中求之。

注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

此無他只看得一國字真耳

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真。算得定。即武侯猶當下席謝之。

龐統法正傳

龐統

先主與統從容安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爾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

只是事急耳。稍有別圖。決不出此此一悔。蓋歎當時危困也。

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為。為者不悔。先生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於吳也。此悔却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於後。而不得不為之於前者。此類是也。

董劉馬陳董呂傳

劉巴

馬謖

董恢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漢末名

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於我巴輪
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
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言過其實
非病其言
過益病其
實不逮耳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為觀人用人
定論孔明用謖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
孟獲一役始終用謖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
此耶。

注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
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

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
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特達雖
賣弄其高識實有段至誠心腸。由中達外痛養相關
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
用楊魏正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鄧鍾耳。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廖立

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
痛癢。不為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為不是。
而表劾之語。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

廖立有此
一泣而武
侯不得不
感且愧矣
誠之動人
也

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已思
過之議。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於身
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美廖立李平。皆未
盡善而立為甚。

霍王向張楊費傳 張裔

張裔為丞相長史。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裔曰。人自敬
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情之
言。說來絕倒。然使真世情人。讀之。反謂丞相長史之
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

孟光

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
習讀。并具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處恭。夙夜匪懈。有
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
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矣。有所施
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
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
回避。每彈財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

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尤此論深。心高。識達。於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蓋深憂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於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 黃權

無權學何
以守文

注 魏明帝問權天下尚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予魏。此亦一證據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 蔣琬 費禕

琬代武侯為尚書令。既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竟其意。其速數倍於人。朝晡聽事。其間接待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

時琬不慕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鎮靜。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效禕之所為。失之遠矣。

鄧張宗楊傳

張翼 宗預

張翼以討劉胄不克。徵還。以為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卒殄滅胄。後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後世賞功之典。亦未有如此明允者矣。

吳增巴丘之戎。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為魏。而吳屑屑

以口舌動
明主必果
可一段社

權大計方

龍使之心

服若泛泛
浮靡鳥能
傾聽

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城郭。權投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間治兵。寧復欲禦蜀耶。則權胸中。原有成筭。不待預言而已了矣。

注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
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賤引高祖過沛
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
勤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
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州邑有司對豪貴人欲斷其
誅求之苦須詞理寔至足以服其心一味強項不得
李密於中山諸王先以高祖處之人情亦安有不好
名而慕義者乎。

三國志三

吳附注

服其心三
字深得處
入之道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強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
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有司
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
曰副丞相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
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縱不留一隙卓已窮
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受之於相
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於卓也其妙全在於疆
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處士張玄曾帶索勸張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於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於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身家不足言。貽國家不祿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

袁術於孫氏父子在破虜則授之兵以討卓而不予之糧。在討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許之廬州而復用劉勲代之。所予者不足以爲德而其所吝者適足以爲怨。庸人舉事往往如此。不然袁孫二氏豈不爲世好相倚而爲他姓所乘乎。然術僭尊號得罪於天。

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絕。張紘一書忠告。懇款策不可謂無情於術也。術自負策耳。

韓愈儒者猶能諫斥佛老况英雄如策乎何有于吉殺之正其英雄處
孫策殺高岱于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殺者而皆以其能收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注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

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賤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夜渡看危險中權銳而暇曹靜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賤其語異却有駕馭意操語諸將其詞疆却有畏怯意皆宜

得之言外。

注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却又是膽無膽不能用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凌雲臺手也

結好於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卑後踞之意卑以假寵踞以致討致討以怒衆衆怒而後用之苦心屈意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於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忘蜀

好觀其與浩周往反數書。心口違拒。情見乎辭矣。注
 鄭泉嗜酒。間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
 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
 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饗饒中一段無理異想。出
 人意外。然胸中有故。未可易言。又能於衆中面諫。使
 人主憚之。此真酒人本領。徐景山之流也。臨終謂同
 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爲
 酒壺。實獲我心矣。舍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三嗣主傳

孫休

孫皓

此劉伶更覺有致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
 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因。表列前失。
 此蘭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
 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勅兒種木。奴千頭。歲
 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
 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恒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
 君。吾嘗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旨。至此
 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
注 邵疇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

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
云不自奴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
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
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
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
亂紀疇以嚙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
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
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
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

同一人耳
同一死耳
奈何以才
而代不才
殊令人痛
惜

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疇
不惜死死又爲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苟爲死者
哉鎮躁歸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怕其所是默以
相從此入字人所甚難此乃疇之所以爲知己死也
注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
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
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乎面
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
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根

二賊貪淫
先有死道
以色愚而
殺之不足

迂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為故主周旋。遁辭妄對。中忽發出一部掌政鑿鑿不易。可謂辯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之人。則為抹君之過。若果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為長惡不小矣。

宗室傳

嫖覽戴員殺孫翊。將偪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若非平日暗着心眼。造

奇但倉卒
中不動聲
色非智識
兩全不能
也

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間。取賊奴之首於床。幃燈燭之下。以祭。謂慕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

顧雍

諸葛瑾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入成之。語原無飾。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一耳。雍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

推而上之
竟舜禪位
亦是此意
所差者公
私耳

善諫者必有所本

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曰顧公權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國得失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感格處其訶責子談於上前酒失與金日殫之怒其兒同意古忠介之臣自有恭慎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非學術開道人不知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人言瑾之通於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英雄無他只是眼明手快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奕家國手其緊着自各看到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雖大有作用然真心爲國亦不得不如此普後自服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大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縉藉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於形容是公瑾知己其立折蔣

小喬一段
其風味又
當何如

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橫之士。須用此破之。孫劉并力。挫曹公於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間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荊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急勸取荊州。恐為操所先。正為此耳。甘寧戰將。見亦曾及此。此奕家先手也。

大勢總計
一語有垂
紆正色而
天下自治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

之意新
善勝者不
戰世也

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為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矣。孫權不宜圖劉。亦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計豈所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於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

觀此則呂蒙不獨無功抑且有罪矣嗟乎功名之士而可與謀國乎

呂蒙取關羽於荊州陸遜折玄德於白帝吳之計得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為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不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於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於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

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

甘寧

蘓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權何也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為寧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於死自當理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

呂範

注 策從容獨與範。基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日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獨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真懇，祇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甚大。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故爲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者是也。遇吳大帝英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尙不知故云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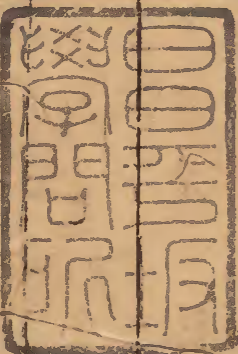
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
不恨。雖一吐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
追感於伯符云。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

諸葛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
懸市。積日。觀者數萬。訾聲成風。人情之手品物。樂極
則哀生。又云。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
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

人悚然於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爲辭矣。



史懷卷十七終

